



D216

降龙战

孝感地区汉北工程文学创作组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降 龙 战

汉北水利工程故事集

孝感地区汉北工程文学创作组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05114

947

写 在 前 面

汉江以北，汉宜公路以南，地跨天门、汉川、应城、云梦、孝感五县的四千平方公里的平原湖区，称为汉北地区；对这个地区整个水害的治理，称为汉北水利工程。

过去，这里地势低洼，河流纵横，湖泊密布。每当多雨季节，来自大洪山南麓的洪水，沿着天门河、皂市河、大富水倾泄而下，造成境内汴汉湖、龙赛湖等湖泊的水位上涨，泛滥成灾。旧社会流传着一首民谣：“汉北湖区水茫茫，十年定有九年荒，荒年背起三棒鼓，到处流浪走四方。”

解放后，在党中央、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，汉北人民奋发图强，兴修水利，除治水患，取得了很大成绩，生产有了一定的发展。但由于叛徒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干扰、破坏，使汉北地区整个水系不能得到全面治理，水、旱、涝灾的威胁不能根除。

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，促进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飞跃发展。省、地党组织积极领导汉北人民实现世代代治水害的宿愿。采取领导、群众、技术人员“三结合”的办法，认真调查，认识了汉北水系的规律，提出了从根本治理的方针，于一九六九年十一月胜利动工。孝感、荆州两个地区六十多万水利大军，通过三个冬、春的艰苦奋战，开挖一

条全长一百多公里的汉北河，兴建大、中、小型的电排站、船闸、桥梁等建筑物数十座，疏浚了沧河，建成了高关水库。经过这样治理以后，汉北地区的水利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不仅使一百多万亩良田旱涝保丰收，还能增垦农田三十余万亩，同时，为改善内河航运创造了极有利的条件，使汉北大地展现出一派人欢水笑，粮、棉丰收的兴旺景象。

在轰轰烈烈的挖河、建闸的战斗中，广大贫下中农、工人、解放军和革命干部、技术人员，怀着对党中央、毛主席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，认真读马列的书，读毛主席的书，以路线斗争为纲，战天斗地，不怕苦，不怕累，一心为革命挖河、建闸，出现了成千上万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。

为了歌颂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，歌颂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，歌颂挖河、建闸战斗中的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，我们组织汉川、孝感、应城、云梦、黄陂、汉阳六个县文教科、文化馆若干同志，深入实地，创作了《降龙战》这本故事集。在创作过程中，我们本着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的精神，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，作了一定程度的集中概括。但由于我们政治思想水平不高，写作经验不足，书中难免会出现缺点和错误，希望读者批评、帮助。

编 者

一九七三年三月

目 录

征途上.....	1
一条扁担.....	10
红图.....	16
降龙战.....	24
截流.....	33
瞭亮嫂子.....	40
打大锤的人.....	47
调查队长.....	55
过细.....	66
干连长.....	75
雪里红梅.....	82
战流沙.....	90
桥长.....	95
搬桥记	102
老八	108
连心沟	112

征 途 上

一九六九年秋天，汉北水利工程大上马了。旧天门河两岸，好几个县的民工，车水马龙地开向汉北工地。

这天天刚亮，在一条宽广的公路上，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向前挺进。队伍前头，一面写着“李全洲民兵师”几个金字的大红旗迎风飘扬。这支由青壮年组成的万把人的水师大军，个个精神饱满，朝气蓬勃。一路上，民兵们说说笑笑，宣传员响亮的广播声，把汉北平原闹得热气腾腾。

队伍快穿过县城了，突然，从一条小路旁插进一个老年人。这老人满头白发，一把花白胡子，足有三寸长。他肩背行李包，挺直腰板，紧迈大步，象个稳健的老战士。小伙子们为增加这个老战士感到鼓舞，又觉奇怪，不时地转过头来，瞅着他那葱根样的胡子发笑。老人见了这些生龙活虎的小伙子，也高兴地直摸胡子。

“小伙子，你们是红城区的吧？”老人毫不介意，问走在身边的一个小青年。这青年盯着老人的大葱胡，带着几分玩皮劲说：“大爷，你搞错了吧？我们是红城团，要找区委就往转走。”

老人放慢脚步，朝前后望望长长的队伍，又挨近身后一个小伙子问：“喂，红星连在不在前头？”小伙子摇摇头，又打

量一番老人，“你是给孙子送行李的？”正说着，后面几声“让开，让开！”老人转头一看，见三个青年驾着一辆板车飞快跑来。他正要让路，只听“吱”地一声，板车停住了。三个青年同时吼道：“喂，你听见没有……哎呀，是钟大爷！”钟大爷见板车上是抽水机，这三个青年是红星连的，高兴地拍着掌车把的小伙子说：“小排长，注意安全啦，莫撞伤人、摔坏抽水机呀。”小排长“嗨嗨”直笑，一把拉下钟大爷的行李，问：“钟大爷，你怎么搞的，弄半天还是来啦？！”钟大爷推开小排长，抹着胡子，仰天打了个大哈哈，一字一板地说：“腿下有脚，脚下有路，走来的呗！”小排长笑着皱皱眉毛，又瞪着鼓溜溜的眼睛说：“大爷，是哪个批准你来的？”钟大爷朝自己一指，说：“是他！”“不行，你转去！”“不行也来了！”钟大爷一见小排长是下命令的口气，就把头一扭，一屁股坐到行李上：“哼，我人活六、七十，还没走过回头路哩。看你有什么办法把我弄转去咧？……”

这大爷叫钟于东，是个儿孙满堂的老贫农，已有七十挂零的年纪了。解放前，他在汉北一带，逃荒流浪大半辈子，受尽了地主的欺压，喝够了天门河的苦水。前不久，治理汉北的喜讯一传到队里，老人就第一个报名参战。可是，队长、支书看他年纪大，两次申请都没有批准。儿子、媳妇也百般劝阻。但钟大爷那肯罢休呢，他的心早飞向了汉北。他想：汉北水利建设是为子孙万代造福的大事，人老干不动重活，就是撮一锹土、挑一担泥，也是对毛主席、共产党的恩德敬一点心意啊！拿定主意，非参加不可。这天半夜，民兵们热热闹闹的一出村，他也背起早捆好的行李，悄悄地抄小路插进了

大队。在千军万马中，他正高兴地想着再不会有什么阻拦了，谁知却遇上这个小排长。

眼下，一老一少，还在磨嘴皮。小排长说：“大爹，你看这千军万马中，哪有拖一大把胡子的上汉北呢？”钟大爹眼珠一瞪：“你这孩子说横话，修水利又不是选女婿，胡子怕什么？是长在手上了，碍着挖土不成？”小排长磨不过钟大爹，故意说硬话：“哼，我是排长，不要胡子兵！”钟大爹哈哈一笑，行李往肩上一甩，“那好，你再管不住我了！”说着，就兴冲冲地走了。在一旁替排长帮腔的两个小伙子，要上前去拉钟大爹，小排长一挥手表：“钟大爹是钢性子，他要干的事，你用八股铁绳也难拉回。让他走，到了接待站，有办法要他转来。”说着，他们又低声嘀咕了几句。

三个小伙子拖着板车，嘻嘻哈哈地溜烟跑到前面去了。钟大爹也心急脚快，步子迈得更大。到了县城，他独自从背街绕了一条路，刚走几步，突然小排长从一条巷子里钻出来迎上去，一个劲的喊钟大爹。钟大爹抹着胡子说：“你不是我的排长，我不是你的兵，喊我做什么事！”小排长笑嘻嘻地说：“钟大爹，现在我批准你啦，还要让你舒舒服服地去汉北工地哩！”边说，边拉钟大爹的手，边抢背行李包。两人走出一条街，来到一个空场口，见那里停着一辆汽车。司机是个青年人，满脸笑容地迎接钟大爹。钟大爹本不想搭汽车，但觉得坐车去落个痛快，免得与小排长磨嘴皮，就不推辞了。

钟大爹上了车，只听“呼哧”一声，汽车飞快地开跑了。小排长一面向钟大爹挥手，一面捂嘴大笑。

汽车开出街口，忽见车头一转，一阵风地往转飞驰。钟

大爹感到奇怪，忙拍着车头喊司机，司机扭过头一笑，更加快速度。钟大爹越看越不对劲，人在车上，心却慌了神！沿路民兵往南走，车却往北开。他一生气，汽车前头“啪”地一声，他把行李包扔到公路上，汽车“吱”地停下来。司机忙从驾驶室下来，对钟大爹直笑。钟大爹跳下车，气的指着他的鼻子吼叫：“你们这些小伙子，尽干好事！想把我老头子骗转去？哼，莫想！”司机摸着后脑壳憨笑道：“大爹，你莫见怪，这是他们几个伙计的点子。嗨嗨……”钟大爹又好气又好笑，刮着司机的鼻子说：“也有你一个！”司机拿起行李包，钟大爹慌忙抓到手，用力往肩上一甩：“快开走，滑头鬼，莫磨我的赶路时间！”司机上前拉住说：“大爹，你安心回去吧？看你胡子大把抓的！”钟大爹手一甩：“哎呀，真倒霉！遇到你们这些人，真是没得法哪！”他俩正你拉我扯，突然从队伍中闪出一个手拿半导体广播喇叭的小姑娘，她闪着大眼，冲着司机问：“汽车撞人啦？”司机朝小姑娘一瞅，见她挎着黄挂包，腋下夹着大红标语纸，便松开大爹，向她解释。钟大爹趁机一闪身，就插进了队伍。

到了县城，他又重新绕了一条路，很顺利地穿过了城关，又进入了大军行列。

钟大爹走出城关，忽见前面路边有两栋红屋，门口聚满了人，人中间不时地传出响亮的广播声，喊广播的是刚才那个小姑娘。钟大爹走近红屋，那姑娘朝他望了望，喊着喇叭走了。钟大爹朝屋里屋外一看，嘿，全是民兵。他想歇下喝口水，又怕碰见了小排长，便斜眼瞄着往前走。刚要过门口，只听一声“大爹”，行李被人拉住了。转身一看，是一个素不

相识的青年人。钟大爹问：“你是干什么的，认错了人吧？”那青年笑着说：“我是接待站的接待员。错不了！我瞅准了你的胡子！”接待员一手提着行李包，一手拉着钟大爹，嘴里不停的说：“走累了吧大爹？快进屋歇歇！”

接待员亲切的接待，搞得钟大爹心里热呼呼的。钟大爹进了屋，接待员特地把他领到办公室，又倒茶，又递烟，象待客一样，钟大爹觉得不好意思。他喝了几口热茶，高兴得直摸胡子。接待员见他高兴了，就亲切地说：“大爹，汉北工程艰巨呀，征途又远哪！”“嘿，怕难、怕远我怎会来着？”接待员听小排长说，钟大爹是钢火性子，也就不多磨了。他拿起热水瓶又给钟大爹倒了一杯，直截了当地说：“县指挥部有个规定，凡是参战的民兵，一定要是青壮年。你老人家……”钟大爹一听，心里一凉，端到嘴边的热茶也忘了喝，支支吾吾地应付了几句，就起身往外挪腿子。接待员按住大爹的肩膀，诚恳地说：“大爹，明对你讲，我们接待站有个特殊的任务，就是看到不合年龄的老人，一定要劝送回去。”钟大爹越听越坐不住，急得额头上直冒汗。接待员趁热打铁，嘴里象炸豆似的，不停的动员：“胡子大爹，你这种老愚公的精神，我们一定带到汉北去。不过，你也一定得回后方去。因为，汉北实在不一般哪，你年纪太大，……”

“哼，你们三分钱买一只蜡烛，独照我这个胡子！”钟大爹冒火了。他这一火不打紧，引起屋里屋外爱看热闹的小伙子们哈哈大笑。钟大爹毫不客气，吹起长胡子，对小伙子们狠狠瞪了一眼。可是，他越吹胡子，青年们越是发笑，特别是姑娘们，笑得前仰后合，眼泪直流。

钟大爷面对这些幸福的青年，心里感到格外的高兴。有了这支生龙活虎的大军，莫说开一条汉北河，就是大海，也能填平，就是泰山，也能搬走。

这时，钟大爷有意抹着胡子，向小伙子们扫了一眼，大声问：“笑够了么？”转眼对接待员说：“你们是‘烧窑卖瓦的，都是一把的’。嫌我胡子长，不让我去汉北。那好，我得把胡子的由来说清楚。”顿时，屋里屋外，鸦雀无声。

钟大爷咕噜咕噜地喝了几大口，放下茶杯，一只大手托住下巴，饱经风霜的脸上，一道道皱纹微微抖动，一双慈祥发亮的眼睛，望着纯朴可爱的青年们。

“唉！”钟大爷叹了一口气，沉痛地说：“我这胡子也不一般啊……”

解放前，钟于东二十几岁的时候，一家六口，从应城逃荒到汈汉湖边。刚安下个身，汉北一带，大雨滂沱，河湖猛涨，一夜间，全家和草棚，一起卷进了滔滔的洪水，老小淹死四个。于东和十六岁的弟弟，望着一片汪洋的汈汉湖，硬是哭了一天一夜。

这年冬天，哥俩又从汈汉湖逃荒要饭，来到京山县。这天傍晚，一个长工见他俩单衣薄衫，冻得发抖，热心留他俩挤了一夜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地主王进财催长工干活，一见他俩，就瞪着老鼠眼横瞅直瞅，瞅了半天，王进财用拐棍扒着于东的脸，直摇胖猪脑壳说：“哼，一嘴胡子的老东西，想混饭吃？”转脸对他弟弟假惺惺的一笑：“给我干活去，有你的饭吃。”二十多岁的于东，一路上讨米要饭，被折磨得又瘦弱又

苍老，嘴巴上已长满胡子了。

过了几天，于东提着破篮子去看弟弟。那长工悲愤地告诉他，弟弟留下的第二天，就被王进财卖给了当地的土匪军阀。弟弟倔强，几次逃跑都被抓住，遭了一顿毒打后，不到半天就死了。这天傍晚，钟于东擦干眼泪，一气冲到山上，折断一根锄把粗的松树，闯进地主家，见王进财躺在靠椅上，就猛起一棍，把地主打个肉开血迸，冲出屋，连夜跑出二十多里。正跑着，碰上一伙匪兵，在追赶几个青年。他来不及躲避，被匪兵们抓住。一个匪兵小头目冲上来，抓住他的头发，狠命的一扭，骂道：“活见鬼，抓到你这个该死的胡子老头！”骂完，推了他一掌，一个匪兵又打了他两枪托。打这以后，钟于东一直蓄着胡子，熬过了那漫长的黑夜。

解放后，钟于东恨不得一把火烧掉胡子。可是又想：半百以上的人，还爱个么俏呢？留着它，永远记住那些仇恨和苦难。合作化以后，钟于东生活一天天好起来，他每天出工摸着胡子笑，下地抹着胡子乐；集体的每样大事，他都摸着胡子走在前。孩子们拉他的胡子亲吻，亲热地喊胡子爷爷；青年人见到他，笑嘻嘻地喊胡子大爷。他觉得，越蓄胡子越快活，越抹胡子劲越足。可是，万万没有想到，这次上汉北，来到半路上，一把胡子惹了一连串的麻烦。

钟大爷讲到这里，接待员又倒了一杯热茶，大爷喝了一口，认真地问大家：“说了半天，你们同意不同意我去汉北啊？”“同意大爷去！”屋里屋外，异口同声地回答。钟大爷高兴了，望着接待员说：“好同志，说心里话，解放后，那些恶霸

地主都被打倒了，可我心里总在想，什么时候，毛主席他老人家下道命令，把汉北的洪水来个彻底根治，那该多好啊！如今愿望实现了，你不让我去……”

“同意你老去咧！”接待员紧捏钟大爷热呼呼的手，激动得忘了“规定”。

这时，民兵们也都纷纷议论起来：

“大爷一定得去。让他亲眼看我们挖成汉北河！”

“挖成汉北河，让胡子大爷开开心！”

钟大爷见接待员和民兵们都同意他去汉北，高兴得哈哈大笑，直抹胡子说：“小伙子们，莫看我胡子一大把，嘿，人只要想做，就有用不完的劲啦！我人虽老，还想在汉北河留几个锄头印哩！”

“嘿，胡子大爷在挑战嘞！”

“跟胡子大爷赛一场！”

屋里屋外，一片欢腾。

这时，钟大爷甩起行李包，手一挥，大声说：“小伙子们，茶喝够了，脚歇足了，出发……”话声未落，大伙一涌而出，上了公路。

在公路上，接待员还要为钟大爷送行，民兵们也都争着为他带行李，钟大爷都一一谢绝。

钟大爷走出不远，路过一家理发店，他心里一动，捏着胡子站住了。他想：解放前蓄胡子是为了避免抓丁、拉夫；解放后留胡子是不忘旧社会的苦难。可是现在和青年一起参加修水利，留这一大把胡子到底有什么用呢？上了年纪，别人见了胡子就要照顾。不如干脆刮掉算了，以表示我老汉继续

革命的决心。他想着，一转身走进理发店，连说几声“刮”，蓄了几十年的胡子，一下刮个净光。

钟大爹上了公路，跟随大军，大摇大摆，一气走了四十多里。上了一个坡，见前面路边围着一堆人，他想挤进去看看个究竟，但人多进不去。一打听，是一辆板车炸了胎。他从人缝里一瞄，不禁“哎呀”一声，原来又遇上他的小排长了。小排长望着补了半截的车胎炸口，急的干抓后脑壳，埋怨自己胶皮带少了。那个女宣传员，也急得拿着喇叭直叫。钟大爹听在耳里，想在心里，他转身放下背包，急忙解开绑带。正着急的小排长，突然接到从人圈外传进一只半新马鞍型胶鞋。小排长一看，连连摇头，舍不得下剪刀，转身递给宣传员。小姑娘拿着这只胶鞋表扬了一阵，又传出去了。在场的民兵在身上七摸八摸，都没有废胶皮。忽然，这只胶鞋又传进来，随着挤进一个人，小排长一见惊叫道：“你……是钟大爹！没转去？”钟大爹抹着光光的下巴，忍住笑说：“你不是不要胡子兵吗？”小排长和几个拖板车的小伙子，还有广播员，不禁愣头愣脑地憨笑起来。这时，钟大爹悄悄地弯下腰，从小排长手里拿过剪刀，“咔嚓”一声，剪破了自己的胶鞋。

车胎补好了，小排长高兴了，急忙提起钟大爹的背包，笑嘻嘻的说：“大爹，你坐汽车吧？”钟大爹扯过背包，猛力往肩上一甩：“还坐汽车？！”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

钟大爹和小排长几个，高兴地插进大军行列，又踏上了征途。

一条扁担

十月一过，天气渐渐变冷了，转钟不到四点，“咕咕咕……”公鸡就开了叫。就在这时候，新华生产队的老贫农李家大婆婆媳两个急忙起了床。媳妇点燃灯盏，走进厨房。婆婆打开大门，仰头观天。原来，今天是他家大胜、大成小兄弟俩上汉北出发的日子，妈妈早起准备给儿子烧一餐送行的早饭，让他们吃饱了欢欢喜喜出门。婆婆呢，孙子要上水利，引起了老人很多心思，半夜就没有睡着，躺在床上觉得凉浸浸的，怕是变了天气，会给孙子出门增加困难，担着这份心事，耐到鸡子叫，就连忙爬起来看天气。

李家大婆跨出门外，过细一看，黎明前一层薄薄的雾气笼罩地面，斜斜的月牙挂在天边，凭她的老经验，早雾晴，晚雾阴，会是一个响晴天，大婆放下了心。再往四周一望，只见村前村后，村左村右，家家燃灯烧火，户户笑语声喧，远远看到队办公室里，更是人来人往，忙忙碌碌。初冬的深夜，门外虽是寒气侵人，可是全村却是一片热气腾腾，大婆不由得感叹的自言自语起来：“孩子们赶上了毛主席的好领导，说声办水利，党支部、队委会都忙在前头，真是新旧社会两重天啊！”大婆进屋，轻轻的关上大门，生怕惊醒了正在甜睡的两个孙子。

再说大胜、大成，自从听了老队长介绍古洞河胜利渠的宏伟规划后，就好像看到了：一条新的百里长渠，沿河两岸果木成林，清清的渠水，自动化排灌设备……。想到今后涝年不怕淹，旱年不怕干，年年大丰收，粮棉堆成山，心啊，就象那开了闸的渠水，上下翻腾，巴不得一步就跳到工地上去。在这要奔赴水利战线的前夕，做梦都梦到了水渠胜利完工的喜事，妈妈、婆婆一起床，就把他们惊醒了，看到婆婆进门轻手轻脚的样子，大胜捅了弟弟一下，喊一声：“大成，起床啊！”

“哎，孩子们，还早，还早！鸡子只叫了头遍，多睡一下，到时候婆婆喊你们，保险不耽误你们的大事！”可是大胜、大成没等婆婆说完，衣裳都穿好了，跳下床来。大胜捆绑应带的衣服行李，大成清理学习用的书籍、钢笔、日记本，两兄弟一边忙碌，一边回答说：“婆婆，是你常说的，早起三光，晚起三慌啊！”大婆呵呵笑了，嘱咐孙子过细收检，不要拿掉了东西。眼看弟兄俩捆的捆，装的装，一阵风似的就完了工，婆婆就指着行李对大胜说：“这大的被窝卷，只腰一道细绳子，怕不行哟！”大胜说：“婆婆，不要紧，回头到仓库里，抽两匹麻加上一道就行了。”婆婆又招呼大成：“扁担呢？还不拿拢来！”大成却说：“工地上用的工具，队里早派人打前站准备了，被窝行李集合时往大车上一交，我们只背上挎包赶路，何用带扁担多一个累赘呢？！”婆婆听了，心里打了一个结，刚要开口说话，媳妇就在厨房里喊起来了：“大胜，大成，吃饭罗！”

这时，母子三人铲的铲，端的端，把菜、饭全部摆在桌上：现炒的新鲜菠菜，碧绿绿油汪汪的一大盘，才蒸的烘鱼，